

故事一百種

5
申包胥借兵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
1

827.61
119.3
1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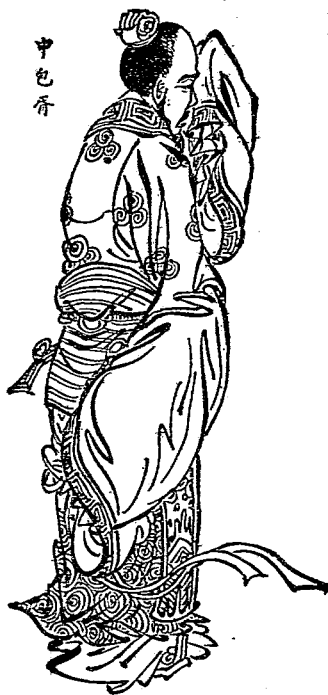


3 0528 0912 0

申包胥借兵

話說楚國令尹囊瓦領水師伐吳，吳王闔閭使孫武伍員擊

申包胥



頃刻忘郢都哉！顧楚國強大，未可輕敵；囊瓦雖不得民心，而諸侯未惡。聞其索賄無厭，不久諸侯有變，乃可乘矣。』遂令孫武演習

申包胥借兵

之，敗楚師於巢，獲其繁芊繫以歸。闔閭曰：『不入郢都，雖敗楚兵，猶無功也。』員對曰：『臣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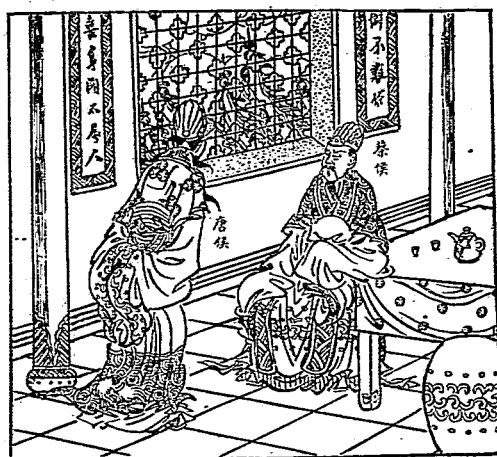
808344

水軍於江口，伍員終日使人探聽楚事。

忽一日，報『有唐蔡二國遣使臣通好，已在郊外。』伍員喜曰：『唐蔡皆楚屬國，無故遣使遠來，必然與楚有怨，天使吾破楚入郢也！』

原來楚昭王因那得了『湛盧』之劍，諸侯入賀；唐成公與蔡昭侯亦來朝楚。蔡侯有羊脂白玉佩一雙，銀貂鼠裘二副，以一裘一佩獻於楚昭王以爲賀禮，自己佩服其一。囊瓦見而愛之，使人求之於蔡侯。蔡侯愛此裘佩，不與囊瓦。唐侯有名馬二匹，名曰『肅霜』。後人復加馬傍曰『騶驪』，乃天下稀有之馬也。唐侯以此馬駕車來楚。其行速而穩；囊瓦又愛之，使人求之於唐侯。唐侯亦不與。

二君朝禮既畢，囊瓦卽讒於昭王曰：『唐蔡私通吳國，若放



馬希世之寶，寡人惜之，不肯獻於楚王，況令尹乎。——且其人貪

申包胥借兵

而無厭，以威劫寡人，寡人寧死，決不從之！』公孫哲私謂從者曰：『吾主不舍一馬，而久留於楚，何重畜而輕國哉？我等不如私盜一驢，獻於令尹，偷得主公歸，吾輩雖坐盜馬之罪，亦無所恨！』從者從之，乃以酒灌醉圉人，私盜二馬，獻於囊瓦。曰：『吾主以令尹德尊望重，故令某等獻上良馬，以備驅馳之用。』囊瓦大喜，受其所獻。次日入告昭王曰：『唐侯地偏兵微，諒不足以成大事，可赦之歸國。』昭王遂放唐成公出城。

蔡侯聞唐侯獻馬得歸，乃解裘佩以獻瓦。瓦又告昭王曰：『唐蔡一體，唐侯既歸，蔡不可獨留也。』昭王諾之。

蔡侯出了郢都，怒氣填胸，取白璧沈於漢水，誓曰：『寡人若不能伐楚，而再南渡者，有如大川！』及反國，即令公孫姓約會唐

侯，共投吳國借兵，以其次子公子乾爲質。伍員引見闔閭曰：『唐蔡以傷心之怨，願爲先驅。夫救蔡顯名，破楚重利。王欲入郢，此機不可失也。』闔閭乃受蔡侯之質，許以出師。先遣公孫姓歸報。闔閭正欲調兵，近臣報道：『今有軍師孫武，自江口歸來，有事求見。』闔閭召入，問其來意。孫武曰：『楚所以難攻者，以屬國衆多，未易直達其境也。今人心怨楚，不獨唐蔡，此楚勢孤之時矣。』闔閭大悅，使被離專毅輔太子波居守，拜孫武爲大將，伍員伯嚭副之，親弟公子



夫概爲先鋒，公子山專督糧餉。盡起吳兵六萬——號爲十萬——
——從水路渡淮，直抵蔡國。

蔡侯迎接吳王，泣訴楚君臣之惡；未幾唐侯亦到，二君願爲左右翼，相從滅楚。臨行，孫武忽傳令：『軍士登陸，將戰艦盡留於淮水之曲。』伍員私問捨舟之故，孫武曰：『舟行水逆而遲，使楚得徐爲備，不可破矣。』員服其言。大軍自江北陸路走章山，直趨漢陽；楚軍屯於漢水之南，吳兵屯於漢水之北。囊瓦日夜愁吳軍渡漢，聞其留舟於淮水，心中稍安。楚昭王聞吳兵大舉，自召諸臣問計；公子孫曰：『囊瓦非大將之才，速令左司馬沈尹戌領兵前往，勿使吳人渡漢。彼遠來無繼，必不能久。』昭王從其言，使沈尹戌率兵一萬五千，同令尹協力拒守。

沈尹成來至漢陽，囊瓦迎入大寨。成問曰：『吳兵從何而來，如此之速？』瓦曰：『棄舟於淮汭，從陸路自豫章至此。』成連笑數聲曰：『人言孫武用兵如神，以此觀之，真兒戲耳。』瓦曰：『何謂也？』成曰：『吳人慣習舟楫，利於水戰，今乃捨舟登陸，但取便捷，萬一失利，更無歸身。吾所以笑之。』瓦曰：『彼兵現屯漢北，何計可破？』成曰：『吾分兵五千與汝，汝沿漢列營，將船隻盡集拘於南岸，再令輕舟旦夕往來於江之上下，使吳軍不得掠舟而渡。我率一軍，從新息抄出淮汭，盡焚其舟；再將海東隘道，用大石壘斷。然後令尹引兵渡漢江，攻其大寨，我從後而擊之；彼水陸路絕，首尾受敵，吳君臣之命，皆喪吾手矣！』囊瓦大喜曰：『司馬高見，吾不及也！』於是沈尹成留大將武城黑統軍五千相助。

囊瓦自引衆軍，望新息進發。

却說沈尹戌去後，吳楚夾漢水，兩軍相持數日；武城黑欲獻媚於囊瓦，進言曰：『吳人捨舟從陸，棄其所長，且又不識地理，司馬已策其必敗矣。今相持數日，不能渡江，其心已怠，宜速擊之！』瓦之愛將史皇亦曰：『楚人愛令尹者少，愛司馬者多，若司馬引兵焚吳舟，塞隘道，則破吳之功，彼爲第一矣。令尹官高名重，屢次失利，今又以第一之功讓於司馬，何以立於百僚之上？司馬且代爲執政矣，不如從武城將軍之計，渡江決一勝負爲上。』囊瓦惑其說，遂傳令三軍俱渡漢水，至大別山列成陣勢；史皇出兵挑戰，孫武使先鋒夫概迎之。夫概選勇士三百人，俱用堅木爲大棒，一遇楚兵，沒頭沒腦打將去。楚兵從未見此軍形，措手不迭，被吳兵

亂打一陣，史皇大敗而走。囊瓦曰：『汝令我渡江，今纔交兵便敗，何面目來見我？』史皇曰：『戰不斬將，攻不擒王，非兵家大勇。今吳兵大寨紮在大別山之下；不如今夜出其不意，往劫之，以建大功。』囊瓦從之，遂挑選精兵萬人，被掛銜枚，從小路殺出大別山後，諸軍得令，依計而行。

再說孫武聞夫概初戰得勝，衆皆相賀。武曰：『囊瓦乃斗筭之輩，貪功僥倖；今史皇小挫，未有虧損，今夜必來掩襲大寨，不可不備。』乃令夫概專毅各引本部，伏於大別山之左右，但聽哨角爲號，方許殺出。使唐蔡二君分兩路接應；又令伍員引兵五千，抄出大別山，反劫囊瓦之寨。却使伯嚭接應孫武，又使公子山保護吳王，移屯於漢陰山以避衝突。大寨虛設旌旗，留老弱數百守之。

號令已畢，當夜三更。囊瓦果引精兵暗暗從山後抄出，見大寨中寂然無備，發聲喊，殺入軍中，不見吳王，疑有埋伏，慌忙殺出。忽聽得哨角齊鳴，專毅夫概兩軍左右突出夾攻。囊瓦且戰且走，三停兵士折了一停，纔得走脫，又聞鼓聲大震，右有蔡侯，左有唐侯，兩下截住。唐侯大叫：『還我「肅霜馬」免汝一死！』蔡侯又叫：『還我「裘佩」饒汝一命！』囊瓦又羞，又惱，又慌，又怕，正在危急，却得武城黑引兵來，大殺一陣，救出囊瓦。約行數里，一起守寨小軍來報：『本營已被吳將伍員所劫，史將軍大敗，不知下落。』囊瓦心胆俱裂，引看敗兵連夜奔馳，直到柏舉方纔駐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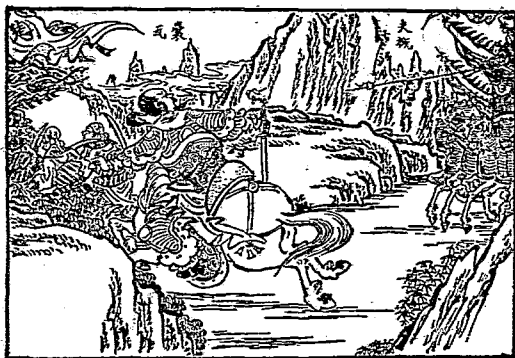
良久，史皇亦引殘兵來到，餘兵漸集，復立營寨。囊瓦曰：『孫武用兵，果有機變！不如棄寨逃歸，請兵復戰。』史皇曰：『令尹率

大兵拒吳，若棄寨而歸，吳兵一渡漢江，長驅入郢，令尹之罪何逃？不如盡力一戰，便死於陣上，也留個芳名於後世！

囊瓦正在躊躇，忽報：『楚王又遣一軍來接應。』囊瓦出寨迎接，乃大將蘧射也。射曰：『主上聞吳兵勢大，恐令尹不能取勝，特遣小將帶軍一萬，前來聽命。』因問從前交戰之事，囊瓦備細詳述了一遍，面有慚色。蘧射曰：『若從沈司馬之言，何至如此！今日之計，惟有深溝高壘，勿與吳戰，等待司馬兵到，然後合擊。』囊瓦曰：『某因輕兵劫寨，所以反被其劫；若兩陣相當，楚兵豈遽弱於吳哉？今將軍初到，乘此銳氣，宜決一死敵。』蘧射不從，遂與囊瓦各自立營，名雖互爲犄角，相去有十餘里。囊瓦自恃爵高位尊，不敬蘧射，蘧射又欺囊瓦無能，不爲之下。兩邊各懷異意，不肯和

同商識。

申包胥借兵



吳先鋒夫概，探知楚將不和，乃入見吳王曰：『囊瓦貪而不仁，素失人心；薳射雖來赴援，不遵約束，三軍皆無鬥志。若追而擊之，可必全勝。』闔閭不許，夫概退曰：『君行其令，臣行其志；吾將獨往，若幸破楚軍，郢都可得也。』晨起，率本部兵五千，竟奔囊瓦之營；孫武聞之，急調伍員引兵接應。夫概打入囊瓦大寨，瓦全不准備，營中大亂；武城黑捨命敵住，瓦不及乘車，步出寨後，左臂已中一箭。却得史皇

率領本部兵到，以車載之。謂瓦曰：『令尹可自方便，小將當死於此。』囊瓦卸下袍甲，乘車疾走，不敢回郢，竟奔鄭國逃難去了。

伍員兵到，史皇恐其追逐囊瓦，乃提戟引本部殺入吳軍，左衝右突，殺死吳兵將二百餘人。楚兵死傷數亦相當。史皇身被重傷而死。武城黑戰，夫概不退，亦被夫概斬首。蘧射之子蘧延聞前營有失，報知其父，欲提兵往救。蘧射不許，自立營前彈壓，令軍中『亂動者斬！』囊瓦敗軍，皆歸於蘧射，點視尚有萬餘，合成一軍，軍勢復振。蘧射曰：『吳軍乘勝掩至，不可當也；及其未至，整隊而退，行至郢都，再作區處。』乃乃合大軍拔寨都起，蘧延先行，蘧射親自斷後。

夫概探得蘧射移營，尾其後追之，及於清發，楚兵方收集船。

隻將謀渡江，吳兵便欲上前奮擊。夫概止之曰：『困獸猶鬥，況人乎？若逼之太急，將致死力，不如暫且駐兵，待其半渡，然後擊之。已渡者得免，未渡者爭先，誰肯死鬥？勝之必矣！』乃退二十里安營，中軍孫武等俱到，聞夫概之言，人人稱善。

再說蘧射聞吳兵來追，方欲列陣拒敵；又聞其復退，喜曰：『固知吳人怯，不敢窮追也！』乃下令五鼓飽食，一齊渡江；剛剛渡及十分之三，夫概兵到，楚軍爭渡，大亂。蘧射禁止不住，只得乘車疾走；軍士未渡者，都隨着主將亂竄。吳軍從後掩殺，掠取旗鼓戈甲無數。孫武命唐蔡二君，各引本國軍將，奪取渡江船隻，沿江一路接應。蘧射奔至雍澁，將卒飢困，不能奔走。所喜追兵已遠，暫且停留，埋鍋造飯，飯纔熟，吳兵又到，楚兵將不及下咽，棄食而走。留

下現成熟飯。反與吳兵受用。吳兵飽食，復儘力追逐。楚兵自相踐踏，死者更多。薳射車躓，被夫概一戟刺死。其子薳延，亦被吳兵圍住。

延奮勇衝突，不能得出。忽聞東北角喊聲大振，薳延曰：『吳又有兵到，吾命休矣！』原來那枝兵，却是左司馬沈尹戌。行至新息，得囊瓦兵敗之信，遂從舊路退回。恰好在雍澁遇着吳兵圍住薳延，戌遂將部下萬人，分作三路殺入。夫概恃其屢勝，不以爲意，忽見楚三路進吳，正不知多少兵馬，沒抵敵一頭處，遂解圍而走。沈尹戌大殺一陣，吳兵死者千餘人。沈尹戌正欲追殺，吳王閭闔大軍已到，兩下紮營相拒。沈尹戌謂其家臣吳句卑曰：『令尹貪功，使吾計不遂，天也！今敵患已深，明日吾當決一死戰，幸而勝，不』

及郢，楚國之福，萬一戰敗，以頭託汝，勿爲吳人所得！』又謂蘧延曰：『汝父已沒於敵，汝不可以再死，宜亟歸傳語子西，爲保郢之計。』蘧延下拜曰：『願司馬驅除東寇，早建大功。』垂淚而別。

明日，兩下列陣交鋒，沈尹戌平昔撫士有方，軍士用命，無不盡力死鬥；夫概雖勇，不能取勝。看看欲敗，孫武引大軍殺來，右有伍員，蔡侯，左有伯嚭，唐侯，強弓勁弩在前，短刀在後，直冲入楚軍，殺得七零八落。戌死命殺出重圍，身中數箭，僵臥車中，不能再戰。乃呼吳，句卑曰：『吾無用矣！汝可速取吾頭去見楚王！』句卑猶不忍，戌儘力大喝一聲，遂瞑目不視。句卑不得已用劍斷其頭，解裳裹而懷之，復掘土掩蓋其屍，奔回郢都去了。吳兵遂長驅而進。話說蘧延先歸，見了昭王，哭訴囊瓦敗逃，其父被殺之事。昭

王大驚，急召子西、子期等商議，再欲出軍接應。隨後吳、句卑亦到，呈上沈尹戌之首，備述兵敗之由。『皆因令尹不用司馬之計，以至如此。』昭王痛哭曰：『孤不能早用司馬，孤之罪也！』因大罵：『囊瓦誤國奸臣，偷生於世，犬豕不食其肉！』句卑曰：『吳兵日逼，大王須早定保郢之計。』昭王一面召沈諸梁，領回父首，厚給葬具，封諸梁爲葉公；一面議棄郢城西走。子西號哭諫曰：『社稷陵寢，盡在郢都；王若棄去，不可復入矣！』昭王曰：『所恃江漢爲險，今已失其險；吳兵旦夕將至，安能束手受擒乎？』子期奏曰：『城中壯丁，尙有數萬；王可悉出宮中粟帛，激勵將士，固守城堞，遣使四出，往漢東諸國，令合兵入援；吳人深入我境，糧餉不繼，豈能久哉？』昭王曰：『吳兵東下，唐、蔡爲導，楚之宇下，盡已離心，不可』

恃也！』子西又曰：『臣等悉師拒敵，戰而不勝，走猶未晚。』昭王曰：『國家存亡，皆在二兄，當行則行，寡人不能與謀矣！』言罷含淚入宮。

子西與子期計議，使大將鬬巢引兵五千，助守麥城，以防北路；大將宋木引兵五千，助守紀南城，以防西北路；子西自引精兵一萬，營於魯汭江，以扼東渡之路；惟西路川江，南路湘江，俱是楚地，地方險遠，非吳入楚之道，不必置備。子期督令王孫綏於王孫圉、鍾建、申包胥……等在內巡城，十分嚴緊。

再說吳王闔閭聚集諸將，問入鄢之期。伍員進曰：『楚雖屢敗，然鄢都全盛，且三城聯絡，未易拔也。西去魯汭江，乃入楚之徑路，必有重兵把守，必須從北打大營，轉分軍爲三：一軍攻麥城，一

軍攻紀南城，大王率大軍直取鄆都。彼疾雷不及掩耳，顧此失彼，二城若破，鄆不守矣。』孫武曰：『子胥之計甚善！』乃使伍員同公子山，引兵一萬；蔡侯以本國以師助之，去攻麥城；孫武同夫概，引兵一萬，唐侯以本國之師助之，去攻紀南城。閭闔同伯嚭……等引大軍攻鄆城。

且說伍員東行數日，諜者報：『此去麥城，止一舍之遠；有大將鬬巢引兵把守。』員命屯住軍馬，換了微服，小卒二人跟隨步出營外，相度地形。來至一村，見村人方牽驢磨麥，其人以捶擊驢，驢走磨轉，麥屑紛紛而下。員忽悟曰：『吾知所以破麥城矣！』當下回營，暗傳號令：『每軍士一名，要布袋一個，內皆盛土；又要草一束，明日五鼓交割。如無者斬！』至次日，五鼓，又傳一令：『每軍

要帶亂石若干，如無者斬！』比及天明，分軍爲二隊，蔡侯率一隊，往麥城之東；公子乾率一隊，往麥城之西，分付各將所帶石土草束築成小城，以當營壘。員親自規畫，督率軍士用力，須臾而就。東城狹長，以象驢形，名曰驢城；西城正圓，以象磨形，名曰磨城。蔡侯不解其意，員笑曰：『東驢西磨，何患麥城之不破耶？』

鬬巢在麥城，聞吳兵東西築城，急忙引兵來爭，誰知二城已立，屹如堅壘。鬬巢先至東城，城上旌旗布滿，鬬巢大怒，便欲攻城，只見轅門開處，一員少年將軍引兵出戰。鬬巢問其姓名，答曰：『吾乃蔡侯少子姬乾也。』鬬巢曰：『孺子非吾敵手！』伍子胥安在？姬乾曰：『已取汝麥城去矣！』鬬巢愈怒，挺看長戟，直取姬乾；姬乾奮戈相迎，兩下交鋒，約二十餘合，忽有哨馬飛報：『今有

吳兵攻打麥城，望將軍速回！關巢恐巢穴有矢，急鳴金收軍，軍伍已亂；姬乾乘勢掩殺一陣，不敢窮追而回。

關巢回至麥城，正遇伍員指揮軍馬圍城；關巢橫戈拱手曰：『子胥別來無恙；足下先世之冤，皆由費無極而起；今讒人已死，足下無冤可報矣。宗國三世之恩，足下豈忘之乎？』員對曰：『吾先人有大功於楚，楚王不念，冤殺父兄，又欲絕吾之命，幸蒙天佑，得脫於難。懷之十九年，乃有今日。子如相諒，速速遠避，勿撓吾鋒，可以相全。』關巢大罵：『背主之賊！避汝不算好漢！』便挺戟來戰伍員。員亦持戟相迎，略戰數合。伍員曰：『汝已疲勞，放汝入城，明日再戰。』關巢曰：『來日決個死敵！』兩下各自收軍。城上看見自家入馬，開門接應入城去了。

至夜半，忽然城上發起喊來，報說：『吳兵已入城矣！』原來伍員軍中多有楚國降卒，故意放鬪巢入城，却教降卒數人，一樣妝束，雜在楚兵隊裏，混入伏於僻處，夜半於城上放下長索，吊上吳軍，比及知覺，城上吳軍已有百餘，齊聲吶喊，城外大軍應之，守城軍士亂竄，鬪巢禁約不住，只得乘車出走，伍員也不追趕，得了麥城，遣人至吳王處報捷。

話說孫武引兵過虎牙山，轉入當陽阪，望見漳江在北，水勢滔滔，紀南地勢低下，西有赤湖，湖水通紀南及郢都城下。武看肚裏，心生一計，命軍士屯於高阜之處，各備畚鍤，令一夜之間，要掘開深濠一道，引漳江之水，通於赤湖，却築起長堤，壩住江水。那水進無所洩，平地高起二三丈，又遇冬月，西風大發，即時灌入紀



南城中。守將宋木，只道江漲，驅城中百姓奔鄢都避水；那水勢浩大，連鄢都城中，一望如江湖了。孫武使人於山上砍竹造筏，吳軍乘筏薄城，城中方知此水乃吳人決漳江所致；衆心惶懼，各自逃生。楚王知鄢都難守，急使箴尹固具舟西門而遁；子期在城上，正欲督率軍士捍水，聞楚王已行，只得同百官出城保駕；單單走出一身，不復顧其家室矣！鄢都無主，不攻自破。

孫武遂奉闔閭入郢都城，即使人掘開水壩，放水歸江，合兵以守四郊。伍員亦自麥城來見闔閭。登楚王之殿，百官拜賀已畢，然後唐蔡二君亦入朝致詞稱慶。闔閭大喜，置酒高會。是晚，闔閭宿於楚王之宮。

唐侯蔡侯公子山，往搜囊瓦之家，『裘佩』尚依然在笥，『肅霜馬』亦在廐中；二君各取其物，俱轉獻於吳王。其他寶貨金帛，充滿室中，恣左右運取，狼籍道路。

闔閭復置酒章華之台，大宴羣臣，樂工奏樂，羣臣皆喜，惟伍員痛哭不已。闔閭曰：『卿報楚之志已酬矣，又何悲乎？』員含淚而對曰：『平王已死，楚王又逃，臣父兄之仇，尚未報萬分之一也！』闔閭曰：『卿欲何如？』員對曰：『乞大王許臣掘平王之塚墓，』

開棺斬首，方可洩臣之恨？」闔閭曰：「卿爲德於寡人多矣；寡人何愛於枯骨，不以慰卿之私耶？」遂許之。伍員訪知平王之墓，在東門外地方室內莊寥台湖；乃引本部兵往，但見平原衰草，湖水茫茫，並不知墓之所在。使人四下搜覓，亦無蹤影。伍員乃槌胸向天而號，忽有老父至前，揖而問曰：「將軍欲得平王之塚何故？」員曰：「平王殺忠任佞，滅吾宗族，吾生不能加兵其頸，死亦當戮其屍，以報父兄於地下。」老父曰：「平王自知多怨，恐人發掘其墓，故葬於湖中；將軍必欲得棺，須涸湖水而求之，乃可見也。」同登寥台，指示其處；員使泗水之士，入水求之，於台東果得石槨。乃令軍士各負土一囊，堆積墓旁，壅住流水，然後鑿開石槨，得一棺甚重，發之，內惟衣冠及精鐵數百斤而已。老叟曰：「此疑棺也，眞

棺尙在其下。』更去石板下層，果然有一棺；員令毀棺，拽出其屍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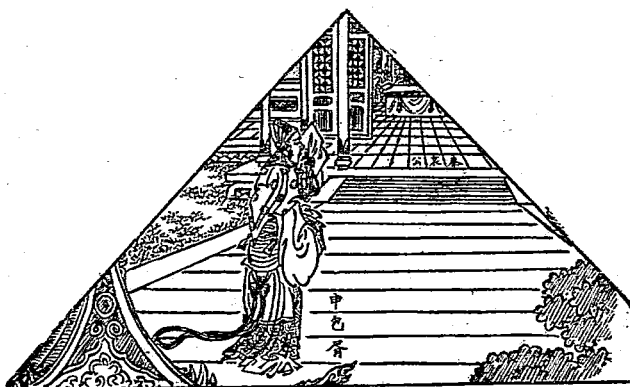
驗之，果楚平王之身也。用水銀殮過，肌肉不變。員一見其屍，怨氣冲天，手持九節銅鞭，鞭之三百，肉爛骨折。於是數之曰：『汝生時枉有目珠，不辨忠佞，聽信讒言，殺吾父兄，豈不冤哉？』遂斷平王之頭，毀其衣裳棺木，棄於原野。

再說：楚昭王乘舟西涉沮

水，又轉而南渡大江，入於雲中，又轉而北奔隨國。

子西在魯，汭江把守，聞郢都已破，昭王出奔，恐國人遣散，乃服王服，乘王輿，自稱楚王，立國於脾洩，以安人心。百姓避吳亂者，依之以居。已而聞王在隨國，曉諭百姓，使知王之所在，然後至隨國，與王相從。

却說申包胥自郢都破後，逃避在夷陵石鼻山中，聞子胥掘墓鞭屍，復求楚王。想起：『楚平王夫人，乃秦哀公之女，楚昭王乃秦之甥，要解楚難，除非求秦。』遂晝夜西馳，足踵俱開，步步流血，裂裳而裹之。奔至雍州，來見秦哀公，曰：『吳貪如封豕，毒如長蛇，久欲併吞諸侯，兵自楚始。寡君失守社稷，逃於草莽之間，特命下臣告急于上國，乞君念甥舅之情，代爲興兵解難。』秦哀公曰：『秦僻在西陲，兵微將寡，自保不暇，安能助楚？』包胥曰：『楚秦連



界，楚遭兵而秦不救，吳若滅楚，次將及秦，君之存楚，亦以固秦也。若秦遂有楚國，不猶愈於吳乎？倘能撫而存之，不絕其祀，情願世世北面事秦。」秦哀公意猶未決，曰：「大夫姑就館驛安下，容孤與羣臣商議。」包胥對曰：「寡君未得安居，下臣何敢就館自便乎？」

時秦哀公沉迷於酒，不恤國事；包胥請命愈急，哀公終不肯發兵。於是包胥不脫衣冠，立於秦庭之中，晝

夜號哭，不絕其聲。如此七日七夜，水漿一勺不入其口。哀公聞之，大驚曰：『楚臣之急於君，一至此乎！楚有賢臣如此，吳尙欲滅之，寡人無此賢臣，楚豈能相容哉！』爲之流涕，卽命大將子蒲、子虎帥車五百乘，從包胥救楚。包胥曰：『吾君在隨，望救，無異如大旱之望雨；胥當先往一程，報知寡君。元帥從商、穀而東，五日可至襄陽；折而南，卽荊門。而胥以楚之餘衆，自石梁山南來，計不出三日，亦可相會。吳恃其勝，必不爲備；軍士在外，日久思歸，若破其一軍，自然瓦解。』子蒲曰：『吾未知路徑，必須楚兵爲導，大夫不可失期。』

包胥辭了秦師，星夜至隨，來見昭王，言：『臣請得秦兵，已出境矣！』昭王大喜。時薳延宋木……等亦收拾餘兵，從王於隨，子

西子期并起隨衆，一齊進發。秦師屯於襄陽，以待楚師。包胥引子西子期等與秦師相見，楚兵先行，秦兵在後。遇夫概之師於沂水。子蒲謂包胥曰：『子率楚師先與吳戰，吾當自後會之。』包胥便與夫概交鋒。夫概恃勇，看包胥有如無物，約鬪十餘合，未分勝敗。子蒲子虎引兵大進，夫概望見旗號，有『秦』字，大驚曰：『秦兵何得至此！』急急收兵，已折大半。子西子期……等乘勝追逐五十里方止。

夫概奔回郢都，來見吳王，盛稱：『秦兵勢銳，不可抵當。』闔閭有懼色。孫武進曰：『兵凶器，可暫用，而不可久也。——且楚土地尚廣，人心未肯服吳；臣前請王立芊勝以撫楚，正虞今日之變耳。爲今之計，不如遣使與秦通好，許復楚君，割楚之西鄙，以益吳。』

疆，君亦不爲無利也。若久戀楚宮，與之相持，臣未保其萬全。」伍員知楚王必不可得，亦以武言爲然。闔閭將從之。伯嚭進曰：「吾兵自離東吳，一路破竹而下，五戰拔郢，遂夷楚社。今一遇秦兵，即便班師，何前勇而後怯耶？願給臣兵一萬，必使秦兵片甲不回。如若不勝，甘當軍令！」闔閭壯其言，許之。孫武與伍員力止，不可交兵。伯嚭不從，引兵出城。兩軍相遇於軍祥，排成陣勢。伯嚭望見楚兵行列不整，便教鳴鼓馳車突入。正遇子西，大罵：「汝萬死之餘，尙望寒灰再熱耶？」子西亦罵：「背國叛夫！今日何顏相見？」伯嚭大怒，挺戟直取子西。子西亦揮戈相迎。戰不合數，子西詐敗而走。伯嚭追之，反及二里，左邊沈諸梁一軍殺來，右邊薳延一軍殺來。秦將子蒲子虎引生力軍從中直貫吳陣。三路兵將吳兵截爲

三處，伯嚭左冲右突，不能得脫。

却說伍員兵到大，大殺一陣，救出伯嚭，一萬軍馬，所存不上二千人。伯嚭自囚入見吳王待罪。孫武謂伍員曰：『伯嚭爲人矜功自任，久後必爲吳國之患；不如乘此兵敗，以軍令斬之。』伍員曰：『彼雖有喪師之罪，然前功不小——況敵在目前，不可斬一大將。』遂奏吳王赦其罪。

秦兵直逼郢都，闔閭命夫概同公子山守城，自引大軍屯於紀南城。伍員伯嚭分屯磨城驢城，以爲犄角之勢，與秦兵相持。又遣使徵兵於唐蔡。楚將子西謂子蒲曰：『吳以郢爲巢穴，故堅壁相持；若唐蔡更助之，不可敵矣！不若乘間加兵於唐，唐破則蔡人必懼而自守，吾乃得專力於吳。』子蒲然其計。於是子蒲同子期

分兵一支，襲破唐城，殺唐成公，滅其國。蔡哀公懼，不敢出兵助吳。却說夫概自恃有破楚之首功，因沂水一敗，吳王遂使協守鄧都，鬱鬱不樂。及聞吳王與秦相持不決，忽然心動，想道：『吳國之制，一兄終弟及；一我應嗣位。今王立子波爲太子，我不得立矣！乘此大兵出征，國內空虛，私自歸國，稱王奪位，豈不勝於久後相爭乎？』乃引本部軍馬，偷出鄧都東門，渡漢而歸，詐稱：『闔閭兵敗於秦，不知所往，我當次立。』遂自稱吳王，使其子扶臧據淮水，以遏吳王之歸路。吳世子波與專毅聞變，登城守禦，不納夫概。夫概乃遣使由三江通越，說其進兵夾攻吳國，事成割五城爲謝。再說闔閭聞秦兵滅唐，大驚，方欲召諸將計議戰守之事。忽公子山報到言：『夫概不知何故，引本部兵私回吳國去了。』伍

員曰：『夫概此行，其反必矣！』闔閭曰：『將若之何？』伍員曰：『夫概一勇之夫，不足爲慮。所慮者，越人或聞變而動耳。王宜速歸，先靖內亂！』

闔閭於是留孫武子胥，退守郢都，自與伯嚭以舟師順流而下。既渡漢水，得太子波告急信，言：『夫概造反稱王，又結連越兵入寇，吳都危在旦夕。』闔閭大驚曰：『不出子胥所料也！』遂遣使往郢都，取回孫武伍員之兵。一面星夜馳歸，沿江傳諭將士：『去夫概來歸者，復其本位。後到者誅。』淮上之兵，皆倒戈來歸，扶臧奔回谷陽。夫概欲驅民授甲，百姓聞吳王尚在，俱走匿。夫概乃獨率本部出戰。闔閭問曰：『我以手足相托，何故反叛？』夫概對曰：『汝弑王僚，非反叛耶？』闔閭怒，教伯嚭：『爲我擒賊！』戰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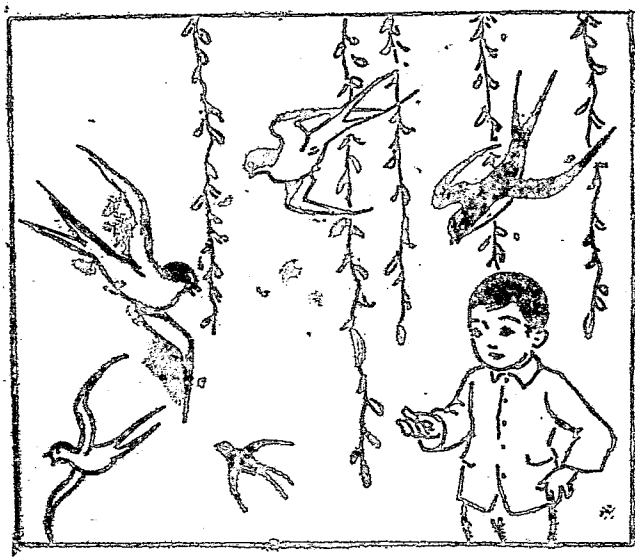
數回，闔閭磨大軍直進。夫概雖勇，爭奈衆寡不敵，大敗而走。扶臧具舟於江，以渡夫概，逃奔宋國去了。闔閭撫定居民，回至吳都。太子波迎接入城，打點拒越之策。

却說孫武得吳王之詔，遂與伍員班師而還。凡楚之府庫寶玉，滿載以歸。又遷楚境戶口萬家，以實吳空虛之地。

伍員使孫武從水路先行，自己從陸路打從歷陽山經過，欲求東皋公報之，其廬舍俱不存矣。再遣使於龍洞山問皇甫訥，亦無蹤跡。伍員嘆曰：『真高士也！』就其地再拜而去。至昭關，已無楚兵把守，員命毀其關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子西與子期重入郢城，一面收葬平王骸骨，將宗廟社稷重新草創，一面遣申包胥以舟師迎昭王於隨國。昭

王與隨君定盟，誓無侵伐。隨君親送昭王登舟，方纔回轉。子西子期……等離郢都五十里迎接昭王，君臣交相慰勞。既至郢城，見城中宮闕半已殘毀，淒然淚下。入宮見其母伯嬴，子母相向而泣。次日，祭告宗廟社稷，省視墳墓，然後升殿，百官稱賀。昭王曰：『寡人任用匪人，幾至亡國；若非卿等，安能重見天日？失國者，寡人之罪；復國者，卿等之功也！』諸大夫皆謝不敢。昭王先宴勞秦將，厚犒其師，遣之歸國；然後論功行賞，拜子西爲令尹，子期爲左尹。以申包胥乞師功大，欲拜爲右尹；申包胥固辭不受。昭王強之，包胥乃挈其妻子逃入深山，終身不出。昭王使人求之不得，乃旌表其閭曰：『忠臣之門。』以王孫綰于爲右尹，其他沈諸梁、鍾建、宋木、鬬辛、鬬巢、遠延……等，以進爵加邑。



7.67
9.3
7